

抒写方式的新变与文学西域的重塑

——江南文化对清代西域诗的渗透

周燕玲

【摘要】唐代西域诗绚烂而不无夸饰的描写构成了文学西域的基础印象,但也成为唐以后西域诗创作的藩篱,创作模式不可避免地趋于同质化、类型化,甚至被夸张、异化,文学西域形象愈加固化刻板。清代诗人对西域的描写努力寻求新变,其中江南地方元素渗透入西域诗的创作是突出表现之一,从西域的山水风貌、人文景观到西域情怀都呈现出与前代西域诗不同的风貌,写景写情都颇具江南的俊秀缠绵之姿。西域描写的江南化,承载了文人对于精致生活的向往,呈现了文人内心中的隐逸情怀。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不断渗透交融的必然的产物。江南文化为西域文化注入了新的质素,改变了西域诗的抒写方式,重塑了文学西域的形象。

【关键词】清代;西域诗;西域文化;江南文化;新变

【作者简介】周燕玲,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原文出处】《文学研究》(南京),2022.1.75~8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西域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BZW111)、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2022年度招标课题“《新疆四赋》整理与研究”(ZK202243A)阶段性成果。

《尚书·禹贡》中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其中对于西界“流沙”的描摹,代表着中原人士对西域自然地理景观的最初认识。这种地理特征,逐步演变成西域的文化特征——遥远、艰苦、荒凉。从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原人们对西域的了解逐渐增多,西域逐渐见著于正史,而文学书写正是基于历史文献、历史印象基础上的拓展、提升与重塑,从而进一步塑造了区别于史书中的“文学西域”形象,其中尤以唐诗的影响最为深刻,唐代西域诗绚烂而不无夸饰的描写构成了文学西域的基础印象,然而随着历史情境的消失与远去,前人的创作又变为后来者了解西域的间接材料,使得创作模式不可避免地趋于同质化、类型化,甚至被夸张、异化,成为

一厢情愿的想象。文学西域形象愈加固化,成为唐以后文人西域诗创作的藩篱。

清代诗人对于西域的描写,一方面承袭唐代西域诗的传统,亦有如“天山六月凝冰雪,石骨峻嶒冻进裂”^①、“一山古雪当头近,万仞寒光入眼明”^②之类表现强烈地域反差和绝塞体验的诗篇;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求新变,这也得到学者的关注,如贾建飞就指出清朝在不断开发新疆的同时,人们对新疆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摆脱汉唐文学记载中的西域印象。在纪昀等文人的笔下“新疆与中原已无隔膜,其对新疆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③。唐彦临则从文学视角指出:“汉唐以来各类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西域自然景观的文化符号,塑造并强化了片面的西域观。亲历其地大大改变了清代西域诗人基于历

史与传统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西域的认知,意味着对汉唐两代各类书写中对西域景观的片面性凸显的颠覆。”^④可见学界已关注到了清代西域文学的积极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多元的,目前研究仍然以宏观的视角展开,缺乏深入探析具体的变化特征以及细节性的阐释,特别是“文学西域”的形成演进过程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梳理,此方面研究还有较大研究空间。在诸多新变之中,江南的地方元素渗透入西域诗歌的创作是突出表现之一,从西域的山水风貌、人文景观到西域情怀都颇具江南的俊秀缠绵之姿,体现出江南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与渗透。

一、自然山水的江南化

清代西域诗人笔下的西域山水更加类似江南,这是清代西域诗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之一。如果说唐代西域诗有意无意强化了“西域”地域文化上的特殊性,更多传达了西域与内地的差异性,那么,清代西域诗人则更追求西域与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相似性。汉唐诗人笔下的龙沙万里、狂风暴雪的西域印象逐步被淡化。

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嘉兴人庄肇奎遣戍伊犁。他作《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⑤多角度描写伊犁风光:

土膏肥沃雪泉香,尽有瓜蔬独少姜。

最是早秋霜打后,菜根甘美胜吾乡。(其二)

寻巢双燕语呢喃,嫩柳天桃三月三。

如许风光殊不恶,梦魂长似在江南。(其八)

果子花开春雨凉,垂丝斜袅嫩条长。

一枝折赠江南客,错认嫣红是海棠。(其九)

伊犁素有“塞外江南”之称,这里降雨充沛,气候宜人,庄肇奎诗字里行间中都将伊犁与故乡江南相比较,他笔下伊犁的城市景观与内地已没有巨大的差

别。乃至诗人有“梦魂长似在江南”之感。

再如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有:

鹁鸪啼处却东风,宛与江南气候同。

杏子乍青桑椹紫,家家树上有黄童。^⑥(其二十七)

洪亮吉是江苏阳湖人,此时他虽然身处西域,这里的春天却让他格外熟悉,他用色彩缤纷的语言勾画出西域的春景,无论是气候还是自然景物都充满了江南风貌。与杨万里笔下江南农村的“油菜花开满地金,鹁鸪声里又春深”(《四时田园杂兴》其一)相类似,地域不同,但在写作方式上却没有大的差别。

道光年间,浙江台州人黄濬,出关后经天山北路赴乌鲁木齐,行至巴里坤松树塘,他说:“仿佛江南景,密雨如飘丝。”^⑦又“待过松塘风景异,淡烟细雨动乡情”句下自注:“松树塘在天山西北,丛松细草,大有江南风景。是日适逢阴雨,春意盎然。”^⑧到达乌鲁木齐后,他进一步发掘江南与西域的相似性,他写塞外春日:“二月春分龙蛰启,新雨江南亦如此。岂因我从江南来,故遣春云散春水。”^⑨又赞塞外秋日:“秋光争及江南美。”^⑩刻意强化西域与江南的共通之处。

这一特征不仅存在于江南籍作家,其他地区的作家,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都有此特点,如铁保云:“祁连山上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⑪成书云:“杨柳数株泉一道,沁城已是小江南。”自注解解释说:“漠外寸草不生,唯沁城有林木水泉之胜,土人谓之小江南。”^⑫“沁城”是指哈密之东的塔尔纳沁屯田。可以看出,西域山水的江南特征,已是相当一部分清代西域诗人的共同认识。

提及清代西域的山水诗,不能不谈八景诗。八景是在我国广泛流传的一种集景文化,最初在绘画中出现。早期的代表“潇湘八景”用绘画的方式呈现了以南方温丽柔媚为主色调的水墨氤氲。西域的八景诗沿袭了其审美理想和创作意趣,在此视野观照

下的西域山水风貌更趋于纤巧细腻。乾隆三十年，国梁赴任迪化同知。作《轮台八景》歌咏乌鲁木齐风光，勾勒了遐荒远域之中，一处处心醉沉迷之景。乾隆四十六年，曹麟开滴戍乌鲁木齐，亦作《八景诗》。这些诗歌从景致的摄取到典故的运用都渗透了江南文化特征，来看其“红桥烟雨”：

蜿蜒长虹跨碧浔，拂栏柳色染烟深。
阅人多矣举条过，念我来思侧帽吟。
情尽故低迎送路，魂销漫绾别离心。
记从廿四桥头望，明月吹箫思不禁。^⑬

全诗用细腻婉约的笔法，勾画出宛若江南的烟雨柳色。结尾化用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更加深了诗中的江南神韵。

还有的诗人将八景诗进行扩充。如黄濬的《塞外二十咏》吟咏了进入西域后沿途所遇的二十处景观，极富江南意蕴。甚至连前人笔下浩瀚的戈壁也呈现出细腻柔婉的特征，如《戈边野色》：

几日摇鞭逐雁沙，眼明前路碧无涯。
雪消囊底千山尽，风掠裙腰一道斜。
夕照红连圈马地，酒旗青黯野回家。
平芜也似西陵色，只少飞飞陌上花。

此诗题下自注云：“戈边一名戈壁头，言戈壁西来至此而尽也，软草如烟，青葱弥望，大异沙碛之荦犖者，连日闷损之怀，为之一开。”^⑭前人描写戈壁的诗篇大都带有粗犷的气质，然而黄濬此诗没有了飞沙走石，没有了苍茫贫瘠，甚至指出“平芜也似西陵色”。“西陵”原为浙江杭州孤山西面的一处地名，常借指杭州。作为浙江人黄濬自然熟识“西陵色”，将“西陵色”移植塞外戈壁，赋予题材更加丰富的意义。再看《松塘细雨》：

恰似江南二月时，山南山北雨如丝。
松阴湿翠牛方卧，草陇沾青蝶未知。
塞北客疑春到晚，关西人恐梦来迟。
此身已在祁连外，生怕林中叫子规。^⑮

此诗题下自注云：“过天山即松树塘，万松挺郁，山色青葱，忽而密雨如丝，满林滴翠，不啻江南烟景。”诗人满眼所见都是江南春景，抒写了松树塘细腻的一面。

大多数山水诗并非呈现原生态自然风光，会对特定物象进行主观营造。因此即便是同一描绘对象，不同的作家、不同心境都会造成审美差异巨大。如前文所举松树塘，同样途经此地的洪亮吉有名作《松树塘万松歌》，全诗奇气溢出，与黄濬的《松塘细雨》比照，不似同一地。洪亮吉仍以唐人惯性思维审视西域山水，沿袭岑参尚奇的诗歌风尚，而黄濬则致力于挖掘自然景观中细腻柔婉的一面。经过人为营造与江南情怀的渗透，西域的山水的粗犷豪壮的色彩也被淡化，呈现出此前从未挖掘过的美感。

这是清代士人对西域深入体察之后的自然结果。清初士人对于西域的印象多源于前代典籍或道听途说，并没有形成对西域真实客观的看法。前代史书或文学中的西域记载虽然给阅读者带来过无限想象，但那毕竟与亲历斯地的闻见与感受相差太远。

真实的西域不仅有广袤的沙漠，还有大片绿洲，而这些温润富饶的绿洲是以往文学较少涉及的方面，洪亮吉在其行纪中记载：

二十五日，平明行一百十里宿南山口，已二鼓。屋后泉声淙淙，彻夜不歇，如卧江南山水窟中矣。二十六日，平明行，入南山。一路老柳如门，飞桥无数，青松万树，碧涧千层，云影日辉，助其奇丽，忘其为塞外矣。（《遣戍伊犁日记》）^⑯

洪亮吉记录了翻越天山、抵达山北门户松树塘的一路所见，他强调“如卧江南山水窟中矣”，甚至产生了“忘其为塞外”之感，相对于《松树塘万松歌》，行记中的描写更接近洪亮吉真实所见，与他在诗中对松树塘的描绘迥然不同。

再看杨炳堃描写巴里坤松树塘景色的文字：

自出德胜关后，路平如砥，弥望芳草平原一碧万顷，山上皆松林，苍翠满目，松皆直干扁叶，绝无虬枝夭矫之势，此外杂树尤多，亦无柔条婀娜之形，夕阳在山，南北两山雪光莹射，与松翠相照耀，羊群遍野，讹寝自如，人行图画中。（《西行纪程》）^⑦

由哈密至巴里坤，翻越天山达坂，一山之隔俨然两个世界。山北青松雪岭两相辉映，宛若画图，清凉美景让长途跋涉之人一洗旅途劳顿。文中杨炳堃特别强调“绝无虬枝夭矫之势”似乎特意否定洪亮吉诗中“松干怪底一一直透星辰宫”（《松树塘万松歌》）之语。行记中的描写更为平实可信，可见将西域的风物江南化，是清代西域士子体察西域之后的真实感受。

正可谓“同来南客都惊诧，误道山阴道上行”^⑧，“惊叹”成为清代文人来到西域的普遍感受，这背后是对固有认知的颠覆，他们开始重新定位和再造西域自然与人文景观，逐渐摆脱汉唐文学塑造的西域形象。大多清代西域诗人不再惯性地抒写“黄沙碛里本无春”，相反他们喜为“春风不度玉门关”翻案^⑨，乐于呈现塞外的春意盎然。对于这种现象，萨迎阿说：“桃杏花繁溪柳间，雨余如笑见青山。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用〈凉州词〉原韵》）^⑩“春风不度玉门关”是由于交流不畅带来的陌生乃至恐惧，清人随着视野的开拓，他们对于文化的一统有了相当的自信。

唐代西域诗构建了特殊的风物与意象系统，涵盖了自然、地理、人文等多种具有象征性质的语言符号，并以此营造文学西域之形象。吴嵩宸《历代西域诗钞·序》中将取舍西域诗的标准定为：“推至篇中凡有‘天马’、‘天山’、‘塞庭’、‘瀚海’、‘沙碛’、‘玉关’、‘河源’等字者，皆认为西域之诗，其涉及地名者更无待论。”^⑪这些都是汉唐以来建构文学西域的常见语言符号。当固定符号成为特定事物的代指，那么诗

歌就不再是诗人想象力、创造力的凝结，逐渐变成符号的堆砌。以此作为划分西域诗的标准，从侧面可以看出前人对于西域诗的刻板印象。而清代西域诗人则通过创作改变着这种刻板印象。清人不再局限于特定边塞意象，意象选取更加丰富，既有大漠流沙、雪山瀚海这些传统的西域意象，亦有淡烟流水、桃李杏花等江南意象。唐代西域诗多呈现出壮美或者说是崇高美、阳刚之美的美学特征，清代西域诗人则挖掘了西域山水的秀美，在山水诗中，将人文情怀与自然景观相互渗透，改变了“文学西域”的单一形象，构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景观。

二、人文景观的江南化

清代西域诗中的人文景观也多融合了江南文化因子。如园林，本身是一种颇富江南情韵的文化艺术文化符号，“以江南为代表的文人私园成为建筑史家定义明清私家园林的共识”^⑫。园林文化及由此衍生出的园林文学，也在西域地区大量出现。清代西域政治文化中心伊犁、乌鲁木齐均有为数不少的官修或私修的园林建筑。仅伊犁地区，就有“伊犁军府园林”“绥园”“醒园”“德园”等。这些园林的文化与审美功能和江南园林一脉相承。吴华峰指出：“清代伊犁地区的私家园林，以及极具私人化色彩的将军府园林与绥园，均可以视为江南文化边塞嗣响的佳例。”^⑬

伊犁将军晋昌曾作《伊江衙斋杂咏》组诗^⑭，观察园中景致，一景一诗，分别抒写三十处景观，兹举数首如下：

石径萦纡百步余，澄心亭畔锦屏舒。

北连曲沼南通路，云水苍茫画不如。（澄心亭）

凌空十丈驾虹桥，云影天光共碧寥。

两岸荻芦一片月，微风吹浪荡轻桡。（虹桥）

好风吹动杏帘斜，宛坐江南卖酒家。

处处莺声啼不住,隔墙开遍野棠花。(茶亭)
不仅是园林布局,园林中一些微小细节的经营都表现出对于江南文化的浓厚追求。再看绥园,王大枢《绥园宴集碑记》中记载布置绥园的过程:

于府署东偏僻新射圃,傍置亭沼山水,因其自然,工筑成于不日。维扬红药,邳水朱华,郑草陶英,并破荒罗植。若夫长林荫翳,禽鸟嚶鸣,茅舍草桥,居然野趣。^⑤

亭台楼阁、水榭山石、植被花草的精心安排,处处追求着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西域文人对江南园林的趋尚随处可见。

再如施光辂“值北塞用兵,以迟误军餉遣戍伊犁,因于塞外筑醒园”^⑥。作为私人园林的醒园规模不大,却布置紧凑精致。施光辂曾作《醒园十二咏》组诗,分别咏园中的天涯话旧之堂、青春作伴斋、萍泊舫、方庵、半亭、倚楼、啸台、小好洞天、曲池、水来桥、瘞鹤龕、待月廊。兹举咏曲池、水来桥、待月廊三首:

池小流偏曲,荷花种几湾。

支桥通宛转,缘岸步弯环。

巴水前时渡,之江梦里还。

潺湲肯相送,生入玉门关。

四月垂杨绿,天山雪渐消。

正当盘马地,特筑跨虹桥。

有水来芳沼,无人荡画桡。

濠梁今日意,旅恨忽然销。

底事长廊下,清宵独倚栏。

祇缘明月好,如在故乡看。

古戍烟初散,荒城漏未残。

卷帘频伫望,裘敝不知寒。^⑦

这一方壶中天地之中萃集江南庭园理景和建筑形式,江南园林常有的灵动精致的曲水长廊融合了塞

外雄奇壮观的天山雪景,无不展示出江南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痕迹。

其他建筑形式也别具江南韵味,伊犁河边的鉴远楼,是文人登临遣兴之所,时人记载:“鉴远楼在南门外,远对南山,近临伊水,系前任将军伊公□□。因被水冲塌。任将军义烈公保再加修饰。回廊曲槛,柳明花秀,俨然似江南园亭。”^⑧王大枢也曾形容鉴远楼“碧树周围,雪峰环拥,每重九登高秋水蒹葭,颇有伊人宛在之意”的雅致景观^⑨。无论是园林还是楼宇无不展示出江南文化对西域边塞的影响。再如乌鲁木齐的水磨沟,亦青山绿水,颇似江南风光,这里就人烟密集,市井繁华。黄治云:“树老云回护,沟分水迤斜。江南知己远,烟柳足相夸。”诗中自注云:“城东水磨沟云木翳密,水声淙然,为都人士消夏之所。”^⑩这里的美景,令人仿佛置身江南。

此外,一些江南盛行的民俗活动和生活方式也在西域出现,如修楔、庙会、赛龙舟、元宵灯会、踏青、饮食习惯、诗文酒会等等。史善长在《上已陪多余山侍郎圃后小溪修楔》云:“我是山阴道上人,也曾修楔及良辰。今来塞外仍觞咏,真个天涯若比邻。”^⑪此诗作于史善长因事革职到乌鲁木齐后的第二年,已看不出诗人对贬谪的愤懑,良辰修楔、塞外觞咏,拉近了西域与江南的心理距离。

伴随西域政局的稳定,清政府在西域屯垦政策的推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陆续进入西域。西域地区亦可以种植水稻,国梁的《轮台八景》中有《北湾稻畦》诗云:

游牧昔善地,水云今江乡。

决渠足春雨,招侣蒔稻秧。

畦明骑影度,预谕饼饵香。

鸡豚亦有社,箫鼓可无腔。

荷锄归晚唱,知是《豳风》章。^⑫

此诗前小序云:“城北二十五里卡子湾、九道湾,居民

自高台县迁来,颇知务本节用,能艺稻。乃为购籽种于内地,散给之,俾辟芳塍,引渠水,蒔青秧,万针刺波,弥望软翠在浮岚中,居然水乡风味。南人过之,当为唱《江南乐》《忆江南》矣,矧居民哉!”水稻这种源自我国南方的农作物,如此大规模地在西域种植,诗人用“居然水乡风味”表达了自己的惊喜。嘉庆年间来到西域的汪廷楷,看到此景亦有:“云屯穉事媲江乡,兵亦能农筑圃场。疏雨一犁春浪暖,晚风千顷稻花香。”^③在他眼中的边疆水稻种植,已能与江南之地相媲美。

甚至江南人喜食的鲈鱼在西域也能够捕捞。庄肇奎云:“有馈鲈鱼一尺长,四腮形状似江乡。秋风莫漫思张翰,且喜烹鲜佐客觞。”(《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汪廷楷《伊江杂咏》中的相关描写,可以与庄肇奎诗相互补充,其诗有:“一样锦鳞河上好,四腮鲈美卖鱼庄。”末句注语谓:“伊犁城外大河一道,产鱼甚多。又另有支河一处,专出四腮鱼。”^④鲈鱼有四腮,俗呼四腮鱼。朱腹松诗中也记载“携竿不羡鲈鱼美,怕引秋风上钓丝”。注曰:“伊江所产,以鲈鱼为最。”^⑤江南的鲈鱼已经可以在西域吃到,消解了以此带来的乡愁。

再如黄濬《六月六日水磨沟乡社之会,于岁中为最盛,地有林泉之美,同人招游,辞不往因成》云:“六月六日凉如秋,同人约我郊原游。笙歌正沸红山嘴,士女如云水磨沟。水磨沟压红山景,水木清华花掩映。衣香鬓影况联翩,塞外风华推绝境。”^⑥诗中所言乡社之会就是在江南地区盛行的庙会。赶庙会是江南水乡居民忙里偷闲、追求娱乐放松的出游形式。这一民俗在遥远边陲仍然能够长盛不衰,背后是经济发展、文化交融使然,也使得边塞世俗生活不再单调贫瘠,给各族居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樂趣。

生活方式的江南化,与清代流寓西域的江南籍文人数量庞大有关,韦佩金云“吴侬乡语欲骄人”,自

注:“时伊犁多乡前辈。”^⑦嘉庆时期至西域的汪廷楷亦感慨“在戍者江浙人多”^⑧。朱腹松甚至说“故园咫尺未相亲,塞上欣逢笑语新”^⑨,庄肇奎也有“南国多迁客”之感^⑩。史善长在《轮台杂记》中记述:“(南客)天涯欢聚,土音各操,恍在粉榆社时也。”^⑪由于所遇山阴同乡较多,甚至让史善长产生身在故乡的错觉。如此大量的移民,势必带来文化的互动,由此也造成了江南文化向西域文化的渗透。

在乌鲁木齐汉城内,有江南人聚集的“江南巷”,洪亮吉嘉庆四年至乌垣,就曾在“汉城西门外江南巷访同乡”^⑫。舒其绍的组诗《伊江杂咏》有诗《江南巷》云:

杏花春雨酒初酣,人影衣香见两三。

欲把鞭丝深巷指,断肠依约到江南。^⑬

诗前有小注“在北门外,烟花荟萃之区”。将这样的烟花荟萃区称之为“江南巷”,一方面在于西域的江南人众多;另一方面因为狎妓风尚本身就盛行于商业繁荣、经济富庶、文人雅士聚集的江南地区。

上至伊犁将军,下至遣戍文人,他们对于江南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背后是西域经济的发展。清人椿园七十一在《西域闻见录》中赞道:“(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艺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⑭西域不再是蛮荒苦寒的代名词,这里经济繁荣,人文蔚发,与江南城镇已然没有了曾经的巨大差异。换一视角,这一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士林风气,士大夫和上层官宦在塞外依然追求精致享受的生活方式,在边防重地仍沉浸于享受升平之乐的习惯中。这与乾隆朝平定西域之后,西域政局稳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三、西域情思的江南化

自唐代以来,西域诗所展现的情思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对边塞建功的崇尚,直言对于功业的向往,以及对国家一统的强烈使命感。二是表现战

争的残酷和戍卒的辛酸,思妇与士卒的相思离愁。这两种主题的诗歌总体带有凄怆和厚重感,呈现出阳刚之美。而在清代西域诗中,建功立业的抱负与士卒的辛酸都不再是最主要的主题,清代西域诗的描写题材更加丰富,涉及咏物、雅集、咏诗、唱和、题画等等,在主题上与内地其他地区的诗作没有明显的区别。

在多种主题与情感之中,乡关之思是常见的表现内容,而清代诗人的乡关之思又常常是通过对于江南的眷恋表现出来,江南的柔弱纤丽代替了原本刚健尚武的西域精神,打破了西域诗的惯常印象。

庄肇奎在塞外生活了八年之久,还未出嘉峪关时,诗人就悲吟“忽来塞外数邮亭,越鸟哀吟剪弱翎”(《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⑤。这里化用“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典,表达了思归之情,又如在《雪朝约同人晓夕、徐溉余因病不至,走笔问之》^⑥诗中,他写道“永嘉风雨话清宵”“何当归弄浙江潮”。思乡怀归之情无时无刻不充溢在他的作品中,乡关之思,是他们这些贬谪文人共同的话题,看到他乡之云,他望云兴叹:“如何吟钓客,不共水云乡。坞曲停舟梦,峰高采药香。”(《闲云》)^⑦在对江南的眷恋中蕴含着诗人对故土的依恋,乾隆四十九年,庄肇奎被伊犁将军伊勒图提拔为伊犁抚民同知,身份从废员转变为地方五品官员,但时间并未冲散他的“江南情结”,他在署中专辟一室栽花,作诗云:“便拟浮槎天汉上,凌风直下到江乡”(《予既于廨西治圃艺花并筑船室》)^⑧。庄肇奎的这种对于江南的眷恋,主要见于其在西域生活期间。嘉庆二年(1797),庄肇奎升广东布政使,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江南的眷恋在他的诗歌中反而弱化稀见了,可见塞外绝域与江南水乡的强烈地理反差是其“江南情结”的催化剂。许多诗人,恰恰是在西域,有了更浓厚的江南情结。正如庄肇奎诗友陈庭学所写:“试听越吟思,求归颜蠹真。何当返泽国,相趁蓑笠人。”(《次朱端书寄赠五首》)^⑨

很自然地也将“江南”作为自己怀归的情感寄托。

塞外的一景一事均有可能成为诗人江南情结的催化剂,如浙江山阴人史善长,来西域后看到雪景,有诗:“帐撤销金怜塞上,鞭敲暖玉忆江南。江南此际薰风透,一领蕉衫人影瘦。”(《四月初二日大雪》)^⑩《对雨》诗云:“醉里不知身万里,落花时节在江南。”^⑪无论是雪景还是雨景,都抹不去对江南的眷恋。又如朱腹松塞外听曲,触动他的江南情思:“听曲东邻月半沉,阳春何处觅知音。江南子弟边关老,唱断昆山泪满襟。”^⑫“夺帜词坛二十秋,诗怀枯尽不胜愁。听歌欲赌双鬟唱,肠断江南旧酒楼。”^⑬黄治因为登临有感写下:“登临劝我无穷思,颇忆江南菡萏乡。”^⑭邓廷桢乃由林则徐送鱼之事,引发“怅触江南好风味”(《少穆馈鱼口占志谢》)的回忆^⑮。

诗人们亦从微观角度编织着江南之思,代表江南的名物频繁出现在诗中。如“吴舟”:陈庭学《寒夜有怀》:“京华归尚远,遑问返吴舟。”^⑯如“西湖”:陈寅《纳中峰总镇署开并头莲纪瑞》:“不须六月西湖景,紫塞偏开别样红。”如“莼鲈”:陈庭学《祀灶日寿胥园四首》:“土风可但莼鲈美,沙漠焉知稻蟹肥。”^⑰由于张翰“莼鲈之思”之典早已广播天下,莼鲈也成为江南的代指。陈寅《重阳次来青观察韵》“湖上莼鲈竹里树”^⑱亦有此意。又如“六桥”,诗云:“遥忆故乡湖上景,高车相望六桥边。”(《暮春陪方来青观察游德氏花园》)^⑲“六桥明月金闺梦,一样清辉两地看。”(钟广生《中秋即事》)^⑳史善长见西域下雪而联系江南之春:“南方当此日,风絮扑窗纱。”(《三月二十六日雪》)^㉑诸如此类,成为西域诗人眷恋江南的又一种隐性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情结的表达其实并不限于江南籍文人,一代一代出关的文人,无论是否来自江南。文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江南。以江南情结寄托怀乡之思,成为当时出关文人的共性。江南情结就如同心灵的安慰剂,起到连接故土、平复情感的作

用。如舒其绍《听雪集》就有很多诗句写“江南”，如：

西冷十载阻归骖，水驿山程细细探。

今日画图重省识，几回歌枕梦江南。

（《题冷香画梅四首》其三）^②

我已十年尘梦觉，无端春恨绕扬州。

（《谢舒梦亭冠军赠芍药六首》其一）^③

吴山越水碧氍毹，赌胜双鬟酒半酣。

今日歌声听不得，断肠依约在江南。

（《月夜听古紫山游戎弹词四首》其二）^④

山郭水村何处好，小楼春雨忆江南。

（《与赵自怡参写绥园看杏花》）^⑤

舒其绍为河北任丘人，但他曾任浙江长兴县的知县，这是为何在他诗中频频出现“江南”的重要因素，他在任上因秋审失察而遣戍伊犁，在伊犁生活期间，他的思乡之情不指向故乡任丘，而说“我家水云乡，飞雁鸣晨浦”（《雁来红》）^⑥，用江南代指故乡。同样的感触，时人中常见，如杨廷理《春怀》诗云：“三春花鸟天南梦，八月冰霜塞北愁。”^⑦《秋晚书怀借用舒春林明府赏菊韵》又云：“旅怀偏易感苍凉，又忆江乡橘柚黄。”^⑧《秦斗庵杓访旧来伊，相逢万里气意颇真，分手时出盱眙图索书，即以赠行》中有“不待西风忆碧鲈”的描写，^⑨对于这位生长于广西、长期任职台湾知府的官员来说，其江南情思在诗中的表现也是如此自然。

少数民族作家笔下，亦有明显的江南文化特征。如铁保诗中经常流露出对江南的眷恋，他在西域作《四忆诗》，分别怀念江南事物，其四云：“我忆江南风景和，春花秋月等闲过。兰旂桂棹摇红雨，蟹舍鱼庄趁绿莎。”^⑩《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元韵》有：“南云迥首是他乡，身到轮台客梦长。”^⑪《春日》云：“行到溪山最佳处，杏花时节忆江南。”^⑫《车中口占（其四）》云：

“忽听塞垣懊恼曲，晓风残月忆江南。”^⑬懊恼曲指乐府吴声歌曲名，亦作懊侬歌。产生于南朝江南民间，抒写男女爱情受到挫折的苦恼。诗人在这里听到了西域少数民族的情歌，牵动其对江南的遐想。这一情感在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中亦能见到，舒敏诗《题陈静涵孝廉懿本画枇杷》云“今日篴头惆怅甚，金丸颗颗忆江南”^⑭；《梅花六首·忆梅》云“依稀记得江南路，水驿山程到处香”^⑮；《端阳四首》又有“歌裙舞扇记扬州，彩胜朱符压满头。杏子衫轻风力软，笑携红袖看龙舟”^⑯。这些诗用缠绵悱恻的语言刻画了对江南的眷恋，在西域诗中并不鲜见。

清代西域诗人对“江南”的眷恋以及相关情感的抒发，源自以“江南”暗寓乡关之思的表达方式，沿着文学史脉络向上溯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庾信的《哀江南赋》。虽然西域诗中“江南情结”的思想表达，缺乏《哀江南赋》所开启的政治意味，但是同样深刻。江南因此具有了“精神故乡”的文化承载。

这一现象的形成有赖于江南内在的文化特质，具体来说，江南具有内向型的文化特征，从范蠡游五湖到谢灵运隐居会稽，江南指向隐逸、自省，而西域则具有外向型文化特征，从建功异域的班超到燕然勒铭的窦宪，指向功业、家国情怀。生息悠游在江南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里，很容易沉浸于山温水软的佳丽之地忘却功名利禄。因此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身在江南往往如白居易来到江南后的“心适忘是非”，而身在西域则如岑参的豪言：“功名只向马上取”，展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毫不掩饰对于功名富贵的企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范式，与诗人们亲身感知之后的思想情感融合交织，获得了更为深刻与耐人寻味的韵味。

在清代西域诗人笔下，常不言功与名，思恋江南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身在西域，心在江南，实质上是作家本心的展示。士人们都面临着穷与达、跻身朝堂与退隐山林的不同选择，这是中国传统士人出

处进退时共有的心路历程,“西域”与“江南”背后实际上是仕与隐的矛盾。相对于唐人渴望在西域建功立业,清代身处西域的士人,身份多为贬谪文人,他们更渴望精神上的解脱与慰藉。江南作为来到西域后环境改变与冲突之下的应激策略,抚慰了文人的内心,是文人的逆境中的精神家园。文人在对江南的自然山水、林泉风月的遐想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也是对现实人生的无奈之举。许多诗人都将西域与江南放在不同的时空经历之中相较,如黄濬有:“老来无梦到西湖,却画天山雪猎图。”^⑥其弟黄治有:“冰霜漠北新游绪,琴鹤江南旧宦情。”^⑦铁保有:“梦依吴越江山外,身到昆仑碣石间。”^⑧得知自己被遣戍新疆的裴景福,在狱中作《闻有新疆之役偶赋》云:“雪山瀚海闲经过,再到江南看杏花。”^⑨很明显,这些诗句所指向的地域环境的差异是表层的,深层都是人生境界和阶段不同造成的出处抉择的不同。

四、结语

文学西域的抒写融入江南的元素,并非单纯是“越鸟巢南枝”的思乡情结,亦非“虽信美而非吾土”的高墙壁垒。因为有清一代,呈现这种特征的作家人数众多,其中既有汉族作家,也有少数民族作家,有江南作家,亦有非江南作家。任何地域文化特质背后都有人文精神属性。无论是西域还是江南,这些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语汇符号的作用并非仅仅为了映射出西域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展现诗人真实的生存空间、生活感受与思想情感。西域描写的江南化,承载了文人对于精致生活的向往,呈现了内心中的隐逸情怀。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渗透交融的必然的产物。元代有一批西域诗人流寓江南,如被誉为“元诗冠冕”的萨都刺,晚年流寓杭州等地,“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⑩。很多学者正是注意到这一文化现象,潘清指出:“元代蒙古人、色目文化给江南文化注入了新的质素,使江南文化的范畴得到扩展,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加多样。”^⑪文化交融的

脚步从未停止,在清代,这一现象翻转过来,江南文化亦为西域文化注入了新的质素。江南代表着精致讲究的农耕文明,在西域这种以粗犷豪迈为特征的游牧文化背景之下,成为清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优质媒介,被怀想、被眷恋,无形之中又构建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西域”的形象,南北文化的交融是“文学西域”新变的根源所在。

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更多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差异性,突出某一地域文化的特异性。实际上江南与西域虽有距离,但文化内核却存在共通性与呼应性。乾隆三十五年,毕沅随同出关视察屯田,于途中有诗云:“安西至江南,迢迢一万里。其间关与山,满地月如水。”^⑫诗人此时正停驻巴里坤湖畔,“迢迢一万里”并不能阻隔西域与江南交流的脚步,清人用身体力行的观察获得了在场性的认知并投入创作实践,重塑了文学西域的形象,亦为今天文学与传媒视野下西域形象的推广提供了思考。

注释:

①许乃毅:《梦游天山松树塘吟》,《瑞荀轩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8册,第83页。

②黄濬:《过天山仍次前韵》,《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四十六正。

③贾建飞:《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④唐彦临:《清代西域诗对西域自然地理符号化书写的颠覆与重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⑤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51页。

⑥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⑦黄濬:《由哈密抵乌鲁木齐一千六百里,循前玉门至哈密之例,荟而成诗,盖至乌鲁木齐而西戍之行毕矣,乌鲁木齐今为迪化州》,《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四十六背。

⑧黄濬:《过天山仍次前韵》,《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四十六正。

⑨黄潜:《二月十八日雨,春分后一日也,灯下感赋》,《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四十三背。

⑩黄潜:《重九后六日得雪》,《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六二正。

⑪铁保:《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原韵》(其四),《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60页。

⑫成书:《伊吾绝句》,《多岁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3册,第342页。

⑬和瑛:《三州辑略》,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页。

⑭黄潜:《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六背。

⑮黄潜:《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六背。

⑯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⑰杨炳堃:《西行纪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1册,第452页。

⑱黄潜:《塞外二十咏·古城丛绿》,《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六背。

⑲清代为“春风不度玉门关”做翻案的诗歌不胜枚举,如:“春风早度玉关外,始悟旗亭唱者非。”(国梁《郊外》)“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邓廷桢《回疆凯歌十首》其七)“春风玉门关外满,不须听作战场声。”(和瑛《闻城上海螺》)“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裴景福《哈密二首》其一)等等。

⑳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㉑吴嵩宸:《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㉒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第18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㉓吴华峰:《清代伊犁的园林建筑及其文学表现》,《西域文史》,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8页。

㉔晋昌:《戎旌遣兴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62—63页。

㉕王大枢:《西征录》,《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4册,第7207页。

㉖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集》卷一七,同治甲戌丁氏刻本,叶三十四正。

㉗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集》卷一七,同治甲戌丁氏刻

本,叶三十四正——叶三十四背。

㉘陈中骥:《伊江百咏》,清抄本。

㉙王大枢:《西征录》,《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4册,第7207页。

㉚黄治:《庭州杂诗,追次杜少陵秦州杂诗二十首韵(其三)》,《今樵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6册,第712页。

㉛史善长:《味根山房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8册,第640页。

㉜国梁:《澄悦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2册,第112页。

㉝汪廷楷:《伊江杂咏》,《西行草》,道光十九年刊本,叶二十四背。

㉞汪廷楷:《西行草》,道光十九年刊本,叶二十四背。

㉟朱腹松:《伊江杂咏十首(其三)》,《塞上草》,卷一,乾隆刻本,叶十四正。

㊱黄潜:《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三背——叶四正。

㊲韦佩金:《归映黎方伯景照以繆申浦太守晋中秋雅集自谦斋诗属和次韵二首(其一)》,《经遗堂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1册,第365页。

㊳汪廷楷:《丙寅新正二日招同人小集》,《西行草》,道光十九年刊本,叶二十七正。

㊴朱腹松:《诸同乡过访感赋》,《塞上草》,卷一,乾隆刻本,叶四背。

㊵庄肇奎:《次韵蓴溪除夕抒怀之作》,《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44页。

㊶宫楚涵、齐希编:《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第六十二册,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

㊷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㊸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76页。

㊹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西北民俗文献》,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67页。

㊺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31页。

㊻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36页。

㊼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37页。

④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39页。

④陈庭学:《塞垣吟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5册,第384页。

⑤史善长:《味根山房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8册,第637页。

⑤史善长:《味根山房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8册,第641页。

⑤朱腹松:《伊江杂咏(其八)》,《塞上草》,卷一,乾隆刻本,叶十四背。

⑤朱腹松:《客中吟十首·客吟》,《塞上草》,卷二,乾隆刻本,叶十四正。

⑤黄治:《琦统帅(琛)招同豫樵使(望)云观察(麟)宴集水磨沟》,《两浙輶轩续录》,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5册,第37—38页。

⑤邓廷桢:《双砚斋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0册,第118页。

⑤陈庭学:《塞垣吟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4册,第407页。

⑤陈庭学:《塞垣吟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4册,第379页。

⑤陈寅:《向日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第686页。

⑤陈寅:《向日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第678页。

⑥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页。

⑥史善长:《味根山房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8册,第636页。

⑥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20页。

⑥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20页。

⑥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20页。

⑥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58页。

⑥舒其绍:《听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3册,第326页。

⑥杨廷理:《知还书屋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8册,第545页。

⑥杨廷理:《知还书屋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8册,第559页。

⑥杨廷理:《知还书屋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8册,第563页。

⑦铁保:《书怀二首》,《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64页。

⑦铁保:《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60页。

⑦铁保:《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67页。

⑦铁保:《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59页。

⑦舒敏:《适斋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0册,第655页。

⑦舒敏:《适斋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0册,第664页。

⑦舒敏:《适斋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0册,第660页。

⑦黄潜:《六月六日水磨沟乡社之会,于岁中为最盛,地有林泉之美,同人招游,辞不往因成》,《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三十背—叶三十一正。

⑧黄治:《家兄喜余来江作诗见示即次其韵》,《今樵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6册,第675页。

⑧铁保:《书怀二首》,《惟清斋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563页。

⑩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⑪杨义、汤晓青:《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⑫潘清:《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⑬毕沅:《浦海望月歌》,《灵岩山人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9册,第568页。